圆桌讨论：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？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2-08-18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9425&idx=1&sn=c0fadeca1ec2277628858a173105adc6&chksm=8bb01d50bcc79446f392e6aea3d9b832c5501f13234224f58bc8b7055dbc6b8fc86983299c2b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174) 发表于

收录于合集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  |  何婕

嘉宾：

张维为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

吴新文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 教授

主持人何婕：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说自己也是“文明型国家”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。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，一个国家可以被称为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它有什么特点？

**“文明型国家”为何会成为**

**政治叙事的一种“显学”**

张维为：在学术话语里面有一个概念，叫做Ideal type，就是理想类型。比方说你设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是100分，然后其他标准跟它进行比较。2006年我就提出，美国模式可能竞争不过中国模式，然后我研究中国模式背后的理念，然后就切入到文化，文化再切入到“文明型国家”。2010年我把“文明型国家”明确界定为一个没有中断、长达数千年的、连续的古老文明，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。它最大的特点是，既是古代的，又是现代的，两者的融合，我说它的四个特点，非常明确的，超大型的人口规模，超广阔的疆域国土，超丰富的文化积淀，超悠久的历史传统，用中国的案例来说明，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国家。

主持人何婕：刚才说得“四超”。这个是来认识中国非常好的四个维度。除了中国之外，现在不少的一些国家，也在说自己是“文明型国家”，想问一下吴教授您的观点，当他们在说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时候，它在表达什么？

吴新文：可能重要的一个含义，就是这些国家都在强调它自身的独特性，强调它自身的主体性，强调我和西方不一样，我要发出我自己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整个西方文明，可能在发生危机，甚至是衰落的情况之下，仍然想强力地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的时候，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打压的时候，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文明意义上的一个反应，就是他们已经不愿意再俯首帖耳的，在西方面前唯唯诺诺了，要讲出自己的这样一种声音来。这个也是文明多极化、文明多样化发展的一个趋势的反映。

原来西方很多人把文明理解成为是一个少数，只有符合它的六条标准的才叫文明，其他的只有向它学习的份。

张维为：“历史终结论”提出者福山，他也提了一个概念，就是世界只有一个叫Liberal civilization，“自由主义的文明”。所以我们这个（“文明型国家”）理论把他全给否定掉了。我以马克龙为例，因为他过去学过哲学，他一下就能够看懂这一切。就是欧盟再怎么整合下去，它没有我们中国讲到的“道”，没有伟大的理想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所以这是西方现在的困境。

主持人何婕：是不是它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小文明在里头？

吴新文：是，西方文明本来就是由很多小文明组成的，即使像欧洲文明，它也有北欧的文明、南欧的文明、西欧的文明。但是他们总体上也有比较相同的地方，比如说第一个，他们都认同他们的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根源。第二个，他们都强调在这个根源基础之上的普世价值，当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们马上抱团，强调自己的一些文明特性，甚至有时候就是非常直言不讳地说，我们人种就是白人，所以说，在这样一个意义上，西方文明还是有统一的东西。

张维为：西方文明特指创造工业化以来的一整套的文明叙事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们讲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我特指“四大古文明”基础上的这种比较，另外三个古文明都消失了，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，生机勃勃。你仔细研究西方文明内部，它的分歧很大，比方欧洲，它现在想提我们欧洲文明，但是到现在达不成共识，里边的关键因素是它不是一个国家，它这么多小国家，想以基督教为主的文明，这句话通不过。

吴新文：西方人的一个重心是说，你们中华文明辉煌过，但是那已经成为历史，你们的现代是很困难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危机，各种困境，你们是很难躲得过去的，要么是瓦解，要么是崩溃，你们把这个古老的文明和现代国家结合起来，基本上不太可能。甚至他认为，就是你们中国人现在提出那种文明理想，提出价值观的能力，他们都怀疑，但是现在我们想一想，中国人越来越向上走了。从我们的理想角度看，你的那个文明观还有点狭隘，所以他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。

张维为：所以我们把“文明型国家”界定为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，这个“现代国家”这个词，它有现代性，这是西方最敏感的东西。

主持人何婕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，包括建立在“四大古文明”之上的其他的一些国家，他提出“文明型国家”之后，对于这些国家自己来说，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突破？

张维为：我们和印度学者、巴基斯坦学者、俄罗斯学者、伊朗学者都有一些交流。我个人觉得俄罗斯的叙事，相对最完整，他们谦虚一点，说你们（中国）是Ideal model，经典的，我们比你们（中国）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也比较接近，中国有数千年，我们没有，我们1000多年，也不短，也没有中断等等。但是你到其他国家，他就有点纠结了。比方说伊朗，伊朗是波斯文明，同时又是什叶派文明，这两个是有点矛盾的。土耳其也是纠结，一个它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，同时它一直在搞大突厥主义。它的叙事还比较生硬。

吴新文：原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全世界都是要向西方看齐，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标准的现代国家，原来俄罗斯也要向西方学习的，但是现在它发现这条路死掉了，所以它要开始强调它的俄罗斯的文明认同，和西方要保持距离。这个就有可能在国际秩序，在世界体系里面引起一场革命，普京实际上是一个革命者，他是带头挑战西方的秩序的。所以说这个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，西方的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世界体系，它维持不下去了。

张维为：实际上中俄文明交流，中法文明交流，非常重要。一个是他们自己也非常强调他们是完整的文明体系，也尊重中华文明体系，实际上对于发展中俄关系、中法关系都是很有帮助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当我们说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大家乍一听，这个是学界在研究，或者说这是一种政治叙事，但事实上它跟普通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，它会影响方方面面的，比如说国际叙事，我们的自我认同对吧。

张维为：实际上我当时提这个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为中国崛起，中国模式建立一个我叫底层逻辑，我说中国2000多年都是统一执政集团，你是一人一票选举，我是选拔，这个选拔也是上千年的历史，现在不断地演化。用这个方法建立一个底层逻辑，所以你把这个问题全部搞透之后，看问题就看得很清楚。

吴新文：西方的政治，它不断地翻烧饼，和我们中国成熟的、稳定的政治相比，它其实是处在一个未成年的阶段。比如说原来它强调的是几个原则，民主的、法治的、市场经济的，现在都发生了危机，市场经济搞到现在，整个社会成了一个资本攫取暴利的这样一个名利场。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意义之下，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想的那个经济秩序都已经崩溃了。

主持人：所以大家不要一听文明就觉得这一定是个很古老的概念，恰恰不是，文明是有生命力的，而且它的生命力一定是会关照当下的。我们的观众都在线上。这位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请您做个自我介绍，然后提问。

**用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概念**

**看不同国家的共性和差异**

杨航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我叫杨航。在张老师的著作中提到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而现在俄罗斯、印度、伊朗、土耳其等，都宣称自己是“文明型国家”。您觉得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定义是否只适合中国，而与它们相比，彼此之间产生的共性和区别又是怎样的？谢谢！

张维为：实际上我在写这个《中国震撼：一个“文明型国家”的崛起》的时候，我最后有一章叫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核心的概念是中国是唯一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但我最后讲了一种前景，世界各种区域性的安排、整合，某种意义上都是指向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方向。欧盟某种意义上希望形成一种欧洲整体的文明，乃至“文明型国家”，“泛非主义”，整个非洲统一，“泛伊斯兰主义”等，都是代表了这个运动，因为随着全球化，大家都感到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，同一个民族，或者同一个文明下边的小国家，能够联合在一起，它力量更大，在世界上更有分量。所以如果说“文明型国家”是狭义的一个解释，还有一个泛义的解释，所以泛义上我可以接受这些都属civilizational state（文明型国家），要么是在走向完整的“文明型国家”的路上，要么是正在努力之中。但我觉得非常好的是，只要现在人家愿意跟我们谈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几乎都承认，中国是争议非常少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就是我们确立一个标准就放在那儿。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你绕不过去，如果你要说中国不是，你得费很大的劲来说明。

主持人何婕：“文明型国家”这样的说法对于不同国家来说，都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启发。

吴新文：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它有两个共性，第一个共性就是它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积淀。另外一个它一定会把国家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，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“身、家、国、天下”，“文明型国家”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至高无上的，然后就是全世界都要以我为中心，然后全世界都要为我服务，就是要寻求霸权。“文明型国家”它要强调文明的，它要有文明的大抱负，大关怀的，它是希望我们全人类都能生活在文明中，就是这样的国家，它才有资格叫“文明型国家”，这是它的共性。但是每一种文明，它后面的价值观、宗教、现在都是不一样的，现在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，所以它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，会形成他们独特的东西。

张维为：10个人看《红楼梦》有10种解释，这个你控制不了的，但我觉得有个泛的基础，特别是这些国家确实都有自己的文明历史，那么我觉得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，有这种文明对话，我觉得很有意义的，大家可以取长补短，了解对方。

主持人何婕：我们再请出下一位，欢迎这位观众，请您做自我介绍。

**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**

**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的？**

观众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，今天我想问两位老师的问题是，是什么促使傲慢的西方接受了我们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，以及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在西方发展和流行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被偷换概念的风险呢？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谢谢您的提问，不过先问个问题，它有没有接受？

张维为：西方内部领导人比方说马克龙，他认为欧洲就应该是基督教的“文明型国家”。但是也有不接受的，所以不是整个傲慢西方都接受。另外现在看来，（“文明型国家”）对他们这个左翼和右翼都有一些影响，左翼强调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战争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，那么一个国家强调自己的独特性，排除外来干预，这是他们觉得是可以的。右翼就是保守主义的，他们就认为我们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权力滥用了，各种各样都讲自己的权力，走到极端了，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保守一点好，他们说我们也应该回归传统，找到我们的根。所以（“文明型国家”）对左右两翼都有一定的吸引力，而且我们不走极端，我们本来提出的时候就以中国为基础，中国模式为媒介来进行分析，看这个世界。但提出之后，就是我前面讲的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各种各样的解释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对这个概念有了启发，这就好了。

吴新文：西方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歪曲，比如，说你的文明当中有很多不是现代的，比如原来你讲的那个文明，他说你这个是东方专制主义，它又会重复历史上的那些，然后我们讲这个“文明型国家”是具有普遍性的含义在里面的，然后它又会说，那这个是为了你的扩张的需要，你要搞新殖民主义，搞霸权，你又把文明的旗帜举起来了，因为西方人就这样做过。

张维为：实际上我们在建立“文明型国家”话语的时候，把这些包括进去了，包括他讲的这个专制什么的，你比方说我提出核心概念就是用良政还是劣政取代民主还是专政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这个过来的，你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坏，政治秩序的好坏，要看它治理的效果，这是非常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，然后如果你要跟民主联系，那我说也可以，我说这个良政就是实质民主。

吴新文：现在西方人讲普遍主义，就是我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普世价值是全球适用的。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在讲普遍主义，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两种普遍主义的区别，中国人的普遍主义是叫推己及人的，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对，全球适用，但是我不会强加给你，你要来学可以的，你要借鉴可以的，但我不会强加给你。但西方人的这个普遍主义是叫强加于人的普遍主义。

主持人何婕：而且还不管他要强加于人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好东西，他就要强加于人。

吴新文：甚至用战争大炮来推行它的民主，说民主是普世的，你必须接受。所以这样一种普遍主义和我们中国人的不一样的。

张维为：我倒是碰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可能外国人经常问我的，说你现在讲这个“文明型国家”，是不是和“美国例外主义”是一回事？你也是例外，他们也是例外。我说不一样的，最大差别在什么呢？“美国例外主义”，它的潜台词，谁都知道的，它是一个军事帝国的概念，就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，我可以随时发动战争。中国正好是相反，我们没有这个的，我们对战争是最慎重的，所有大国中，中国发动军事行动的门槛是最高的，因为我们是见过世面的文明，好战必亡，同时我们有强大的止战能力，这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很多东西，比方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中国文化中也有，基督教文化中也有，但这个位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在最高的位阶之一，你在很后面一个位阶，但我们可以交流，我们说你们要把这个提高，这是中华文明对你们的启发。为什么五千年没有中断，这个就是文明对话的意义，有些话该讲要讲，给他们上上课。

主持人何婕：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再请下一位观众。好，欢迎我们这位观众朋友。

**“文明型国家”能否成为**

**普遍主义叙事方式？**

观众：两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，我的问题是强调“文明型国家”的独特性、唯一性，是否会陷入消极被动的特殊主义，而无法应对西方关于现代国家的普遍主义叙事？

主持人何婕：他这个立场好像完全站在西方的解读立场。

张维为：我们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，也是我们反复跟国外朋友介绍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提的，就是我们经验仅供你们参考，每个国家都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情、国情的发展道路，如果这是一种普世主义，这是很好的普世主义，就是每个国家都要找到自己的特殊性，然后从别人的经验中间借鉴有益的东西，这是中国成功的一条核心的经验，包括中国革命、中国建设、中国现代化、中国改革开放都是靠这一条，这一条它是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的，叫普遍主义也可以。

吴新文：我们中国确实是需要强调中国的独特性，强调中国的这个唯一性，因为这个是彰显我们中国的自主性、主体性的一种重要的方式，就是说我和你不一样，这个是显示我是主体，我是自主的，这是必要的，我是觉得这样一个阶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的增强，特别是这个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概念，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有必要来把我们那一套政治原理、经济原理、社会的文化的原理阐述出来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也相信这个叫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。下一步就要把我们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些原理给它挖掘出来，但是我们不是强加给人家的，你要想借鉴，想学习是可以的，我们相信人类未来的道路一定是走向这样一条道路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，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，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个概念，它不光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，它也不光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叙事，它其实是关乎每一个个体的感受。所以我想讨论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它的意义就在于此，非常大。非常感谢两位，也谢谢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，再见！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8月15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: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